

臺灣府志

三種

清・蔣毓英修
清・高拱乾等修
清・范咸等修

臺灣府志三種

上

中華書局影印

清・蔣毓英修
清・高拱乾等修
清・范咸等修

臺灣府志三種

中

中華書局影印

清・蔣毓英修
清・高拱乾等修
清・范咸等修

臺灣府志 三種

下

中華書局影印

責任編輯：陳東林

封面題字：劉炳森

封面設計：王增寅

臺灣府志三種

(全三冊)

〔清〕蔣毓英等撰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石景山區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 89 1.4 印張

1985 年 5 月第 1 版 198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4000 冊

統一書號：11018 · 1338 定價：34.50 元

重印《臺灣府志三種》序

中華書局准備影印出版《臺灣府志三種》，要我寫一篇序。我對古籍完全外行，不過既承斯托，我也就勉力命筆了。

臺灣和祖國大陸的關係，可以追溯到二千年前。如果從臺灣的考古發掘來看，大陸的文化至遲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傳到了臺灣。三國時吳國丹陽太守沈瑩的《臨海水土志》，能夠對臺灣情況作出那樣具體、生動的記載，說明在這之前大陸同臺灣已有較多的接觸和較深的了解。公元二三〇年，吳國孫權派遣甲士萬人浮海至臺，是大陸上漢族人最早一次大規模去臺灣。大約從此以後，海峽兩岸的來往即日漸增多。加之晉朝的南遷，又大大推動了包括福建、浙南、粵東等長江以南地區的開發。而隨着經濟的發展，沿海各地增加同臺灣的貿易往來，也就成了必然的趨勢。所以在公元六一〇年，隋煬帝派陳稜率領萬人到達臺灣時，就出現

當地居民「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的情況。從唐朝到北宋的五百年間，雖然尚未見到有關臺灣以及大陸同臺灣關係的正式史料記載，但從臺南等地考古發現的唐宋時的古錢、瓦瓶等文物看來，大陸和臺灣一直保持着經濟、文化聯係，却是肯定無疑的。自南宋時起，中國的封建王朝開始派兵駐守澎湖，劃澎湖歸晉江縣管轄，同時也已經有漢人定居臺灣。元朝一方面在澎湖設置巡檢司，作爲專管臺澎地區的機構；另一方面，還一再派人去臺灣進行宣撫，「使之效順」，只是由于臺灣部落分立，不相隸屬，無接洽對象，因而未取得明顯結果。到了明朝，明政府集中主要力量于北方和東北，放松了東南海上的防衛，甚至于三八八年撤消了澎湖巡檢司（一五六三年又一度復置），但是海峽兩岸人民之間的文化聯係和經濟來往不僅沒有停滯，反而有所發展，也有些漢人陸續由大陸移居臺灣，開始了漢人和當地居民的融合過程。從十六世紀中葉到十七世紀上半期，漢人已經以海外武裝力量爲中心建立起臺灣本

島的政權。這就是說，在荷蘭殖民者入侵以前，臺灣就存在有中國的割據政權，臺灣已被視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所以，鄭成功在一六六一年五月初致荷酋揆一招降書中曾嚴正指出，「臺灣者，中國之土地也，久爲貴國所據，今余既來索，則地當歸我。」

一六二二年，荷蘭殖民者侵占澎湖，因遭明朝抗議被迫撤離，又于一六二四年占據臺灣。但是實際上，在臺灣第一次淪爲殖民地的三十八年中，荷蘭殖民者也只占有臺灣沿海的有限地區，在其管轄下的漢人只有居臺漢人的十分之三左右，臺灣大部分仍在中國人民控制之下。而且荷蘭的占領，還一直遭到在臺灣的中國各族人民的反抗。一六五二年郭懷一領導的驅逐荷蘭殖民者的大起義，先後犧牲約數千人，最後失敗了。一六六一年，鄭成功率領三萬大軍入臺，在各族人民的響應下，趕走了荷蘭殖民者，才使臺灣復歸祖國。在鄭氏政權統治臺灣的二十二年中，大陸沿海漢族人民大量移居臺灣，帶去先進的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和文化，

不少漢人還與土著居民「牽手成婚」，促進了漢族與當地民族的融合。鄭氏政權在臺灣實行和大陸一致的典章制度和府縣制政治統治，採取了積極發展生產和提高文化的政策措施，對臺灣的社會進步起了重大作用。這時，臺灣和大陸實質上已經沒有太大區別，只是孤懸于祖國大陸之外，保持着一時的割據局面。

一六八三年，鄭成功的孫子鄭克塽歸順清朝後，清政府設立臺灣府和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隸屬福建省，使整個臺灣處於統一的全國政權管轄之下。臺灣和大陸實現統一後，雖然清政府對大陸人民去臺有過嚴格限制，但是由于臺灣地廣人稀、封建統治薄弱，海峽兩岸聯係又越來越密切，所以沿海人民還是甘冒禁令，成羣結隊，大規模移住臺灣，使臺灣的開發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清朝統一臺灣時，臺灣的漢族人口只有十多萬，并不比當地少數民族的人口多。但是到了一八一一年編查戶口時，漢族人口已經增加到二百多萬，一八八七年更增加到三百多萬，比土著

人口多二十倍。由于清政府禁止携眷入臺以及其他經濟和社會原因，移臺漢人大多爲單身男子，他們多娶土著婦女爲妻或入贅女家。通過雜居通婚和互相學習交流，包括西拉雅、洪安雅、道卡斯等土著民族的所謂平埔番，在日本佔領臺灣前就已經完成了漢化的融合過程。隨着人口的增長和土地的開發，行政機構也不斷加設。一八八五年後，臺灣成爲中國一個單獨的行省，陸續設三府、一州、十一縣、六廳。在清朝統治的二百多年中，臺灣經濟得到迅速發展。移民大增導致了土地的大量開發，昔日的「惡毒瘴地」，由于漢人「相率移墾，田園日闢」，很快就布滿了大小村落，以前的狩獵鹿場也變成了「極目良田」。土地的廣泛開拓又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廛漸興，人烟日盛」的城市也越來越多。到十八世紀中期，臺灣已成爲「糖谷之利甲天下」的祖國寶島。政治的統一和經濟的發展，促進了臺灣和大陸的貿易往來。當時臺灣政治經濟中心臺南，每年就有價值數百萬兩白銀的商品進出。臺糖遠銷津、滬、蘇、杭等地，

臺米運銷內地，還可資贍福建一些缺糧州縣。大陸的布匹、綢緞、棉花、茶葉、瓷器、紙張、日用雜貨等，也大量運往臺灣出售。總之，經過二百多年，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和社會意識上，臺灣都已經和祖國大陸融合成爲一個整體。

歷史事實說明，臺灣是漢族和高山族人民共同開發出來的，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臺灣人民是大陸人民的骨肉同胞，是以漢族爲主體的中華民族一個組成部分。我國多民族的統一的封建國家，經過幾千年的長期發展，在清朝得以最後完成。當臺灣和祖國大陸實現完全統一的時候，世界上真正獨立、統一的國家還很少，而當代有些主權國家，包括美國在內，也還不曾出現在地圖上。

由于清政府的腐敗孱弱和執行投降政策，一八九五年日本佔領了臺灣。當簽訂包括割讓臺灣的馬關條約的消息一傳出，即曾引起全國震動，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民同聲譴責清政府的賣國罪行，堅決反對日本佔我領

土。臺灣人民更是進行了歷經七年的武裝抵抗，使日本侵略者遭到沉重打擊，以致在日本議會中曾出現過將臺灣讓與別國的提案。雖然到一九〇二年，各地義軍被殘酷地鎮壓了下去，但臺灣各族人民反抗日本佔領、爭取回歸祖國的鬥爭，却從來沒有停止過。臺灣人民始終心向祖國。他們和大陸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為響應辛亥革命，前後即發動過近十次武裝起義。終日本佔領的半個世紀，包括一九三〇年高山族「霧社起義」在內，較大的反日武裝鬥爭就有二十多起。因此，一九四九年美國國務院公布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也不能不承認：「在日本佔領期中，臺灣人民之最大希望為重歸祖國。」臺灣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已為舉世公認。一九四三年著名的《開羅宣言》就明確宣布，和滿洲一樣，臺灣是「日本所竊取于中國的領土」，必須歸還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臺灣為當時的中國政府正式收回，再次成為中國一個行省。當時那種舉島慶賀、萬家歡忭的動人景象，充分體現了臺灣人民的祖國

情思。

可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後，臺灣又出現割據局面，處于同大陸暫時隔絕的狀態。雖然經過三十多年，中國和世界的形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臺灣和大陸也有了不同的發展，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但這絲毫也沒有改變臺灣是中國領土和臺灣人民是中華民族一部分這個根本問題的性質。現在，臺灣人口已經超過了一千八百萬，其中約百分之二屬于中國少數民族之一的高山族，其餘約百分之九十八為根在大陸的漢族同胞。他們的血緣關係、民族意識、語言文字、文化傳統、風俗習慣，以至社會組織、家族制度等，都是從大陸繼承而來，和大陸并無區別。抗日戰爭勝利後到一九四九年，由于內戰的進行，發生了一次空前規模的人口遷移。三、四年中，從大陸遷居臺灣的人數約有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各種機構、設施也成建制地搬到臺灣。這就更增進了臺灣和大陸在上述各方面的致，進一步加強了臺灣和大陸人民的民族紐帶。因此，這些年

來，海峽兩岸十億人口和海外廣大僑胞，一致堅持臺灣是中國一個行省，臺灣人如同廣東人、四川人、北京人一樣，都是中國人。而全世界人民和所有的國家，也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竟也聽到一些有關「臺灣獨立」的議論，提出什麼「臺灣不是中國領土」，「臺灣人不是中國人」等說法。這當然是完全違背歷史和現實，沒有任何法理根據的。值得注意的是，主張「臺灣獨立」並爲此而活動的，除了極少數臺灣省籍中國人外，還有一些美國人。不過對於他們來說，這並不奇怪，甚至可以說是古已有之。遠在一百多年前，美國有些人就覬覦臺灣，如美國駐華公使巴駕就是公開主張佔領臺灣的一個。一八五七年二月，美商賴伊也上書巴駕，建議在臺灣建立「獨立政府」，使臺灣成爲一個「獨立的」殖民地。一八七三年四月，美駐廈門領事李仙得又爲日本侵臺獻策，說「日本要侵入的地方，不是中國領土」。現在熱中於「臺灣獨立」的美國人，無非是想把臺灣永遠變成美國的「不

沉的航空母艦」就是了。

在臺灣省籍的中國人中，確也存在有一小股分離主義的暗流，而且海外（主要是在美國）比島內活躍。其中有些人爲了替分離主義制造根據，就不能不曲解歷史，如把清朝的統一臺灣說成是對臺灣的「侵略」和「殖民統治」。這就等于說，中國人「侵略」中國，在自己一部分領土上建立「殖民地」。這樣一來，不但中國歷史，而且世界各國的歷史都得重寫，並將變成一堆糊塗帳。至于說「臺灣人不是中國人」，而是有個「臺灣民族」，更是拋棄了形成民族的一切要素和特征。他們列舉的所謂「臺灣意識」、「臺灣文化」，實際上只不過是中華民族傳統意識和傳統文化具有的一些地方特色。由于中國地域廣大，各地的意識和文化都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和特點，但又都是統一的中國文化和意識的組成部分。其實，中國不少省區的地方特色還要比臺灣濃厚一些。對於臺灣和大陸關係的一些不同看法，如果沒有其他背景，只是屬於學術觀點和認識上的不同，

那麼通過對臺灣歷史及國內和國際形勢的全面研究，是不難得到解決的。在這方面，《臺灣府志三種》的重印，無疑會起到很好的作用。

當然，毋庸諱言，由于一定的歷史條件，如交通不便、消息閉塞、資料缺乏、知識不足以及認識上的局限等，中國過去談到臺灣的一些典籍，確有不准和錯誤的地方。例如明末遺臣名詩人盧若騰在《東都行》序言中，就說臺灣「前代未通中國」。而乾隆版《大清一統志》「臺灣府建制沿革」中，竟說臺灣從前「屬于日本」（道光版此句已刪）。這次重印這部《臺灣府志三種》，基于同樣的原因，個別地方也不免有這類陋說。而這種違背歷史事實的詞句，就往往為那些分離主義者所利用。其實，對某個問題記載錯誤，在中外古籍中實屬常見之事，所以才要後人進行研究和考證。如果對有關臺灣的古籍文物和當代的文獻檔案，進行全面的研究，那就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即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名為《府志》，「府」，即是當時福建省的一府，正很能說明

問題。

《臺灣府志三種》的影印出版，不僅是古籍整理和方志研究的一個收獲，而且爲研究臺灣歷史提供了珍貴資料，也是對統一祖國大業的貢獻。

何方

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

于北京團結湖畔